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第八十八號

廣告刊例：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每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外埠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國貨 保險牌 擦面牙粉

物質優良裝璜精美誠爲牙粉中之霸王各處洋廣雜貨店均有出售請嘗試之

上海嵩山路十七號中華實業公司出品

生霞軒照相館

上海英界勞合路億鑫里口四七號

照相七折：二寸六張洋七角 四寸三張洋七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八寸二張洋一元四角 十二寸二張洋二元八角

六週紀念 特別大減價兩個月

放大六折：十二寸每張洋二元四角 十八寸每張洋三元 念四寸每張洋四元八角 三十寸每張洋七元二角 四十寸每張洋十元零八角 五十寸每張洋十五元 六十寸每張洋念一元 七十寸每張洋念七元 八十寸每張洋三十元

和平甘露

伯䶵題 五洲大藥房主人鑒

鄙人體質素不甚健近年因事勞碌殊覺力弱難支乃購人造自來血時時服之神效異常身體日見強健且藥性和平無有流弊銘感之餘謹題四字聊伸謝悃右玫

五洲大藥房主人惠覽 王伯䶵鞠躬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藥房錄登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崔氏辦香盧 驪製半夏

本盧發行驪製半夏已歷二十餘年製煉精良功效神速早爲服者所公認無論新起久患種種痰飲痰咳包可除根永不再發惟人心不古假冒者到處兜售除聯外另於盒中附價值一角之辦員券一紙惠顧者祈仔細認明無受其欺

價目 大盒二元四角 小盒一元二角

上海盆湯弄甯波路口 崔氏辦香盧藥房啓

咳嗽神藥 醫學博士證明

龍元炳 吳國卿 林洞省 崔賢會 梁庚長 江聖鈞 蔣誦盤 金志新 王若儼 呂守白 朱壽田 劉菫柱 董振民 張恩茂 邱仁高 程建侯 黃鳴鵠 陳一龍 沈奎伯 沈逢治 江堯階

汪企張 丁谷枬 陳家恩 李浩生 黃子靜 王樹基 蔣明卿 左蘭生 朱增宗 鄭馥蓀 唐拾義 楊 疇 孫介謙 張星一 朱孝蘭 姚叔臾 鄭葆湜 江寶篋 孔錫鵬 鄭邦彥 朱容鏡

唐堯欽 章文美 陳賢能 舒子鑑 董任康 孫紹開 蔣可宗 李 定 謝承吳 沈杏鍊 楊宗憲 孫蟾卿 張兆祥 顏君壽 江峻柟 樊仁壽 曾志民 何心齋 張近樞 黃 鏞

定價每瓶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功効另詳仿單

總發行所上海湖北路大新街 天生西藥公司

▲電話中央五三五七

新世界

中國大游戲場在上海泥城橋

般梯一角 電梯二角 西菜一元 中菜半元 月券三元

中外游藝應有盡有

電話部 南四千五百四十九號 北四千五百四十五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再三日可愈不擦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貨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隨寄費加一鄭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華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五層樓洋房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蹟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 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三炮台香煙

上等社會之歡迎品

英美煙公司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煉珠煉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 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 白金 鑽砂 目煉白金 零兌甏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已破流膿皮腫起桀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價目每張大洋三角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加一寄費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君可以就近購取

內服 海州精 清血解毒

每瓶一元六角 每打洋十六元 各外埠本分號均有發售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失足花柳之塲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醫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受毒更甚故淋濁諸般花柳毒症稍自覺察或已發出不如將購此海草精藥水服之並無攻瀉之害自能將毒漸漸解散永無後患可謂至靈至膠又凡一切外症不論重輕者可服此立奏奇功因其專洋血分血分清則毒無有不卹耳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萬應消瘰丸

頸瘰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山翁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灌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李春煊題 電話三八九五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當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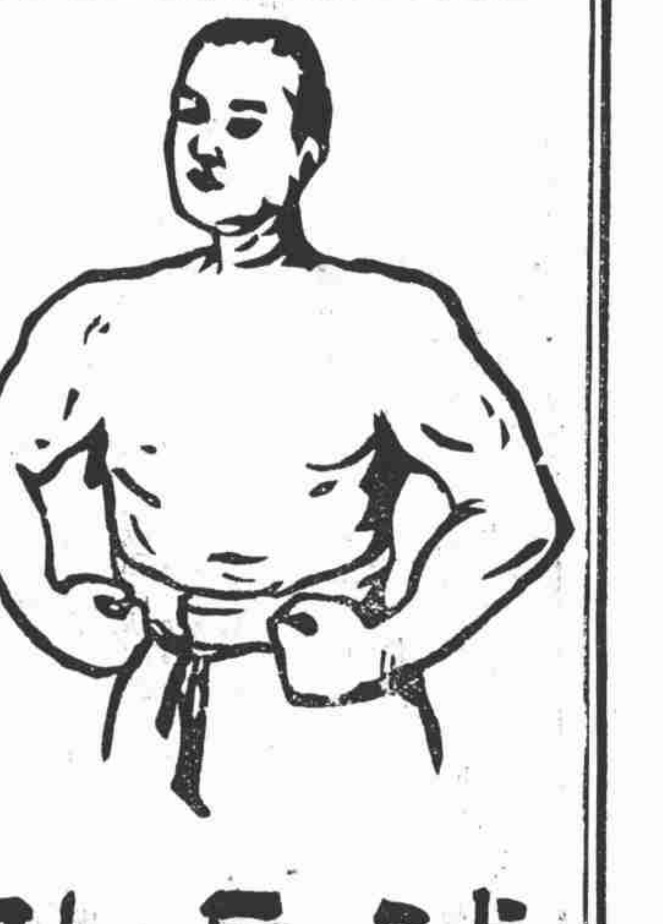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科發藥房謹啟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突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血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二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進門大爺 (丹翁)

今世秘密社會。有所謂青門洪門者。以授受分世次。若宗廟之昭穆然。其世次之高者。曰大爺。大爺對於會衆。則子孫之。至大爺之大爺。門外人雖欲爲之子孫。亦不屑也。惟挾有勢力以俱來者。則大爺之大爺。歡迎之。旣爲大爺之大爺所。徒黨則凡會中之子孫。無不大爺之。所謂進門大爺是也。政黨相爭。其得志者。特黨魁耳。至於黨衆。則牛馬也。土苴也。雄桀之士。求爲黨魁而不得。則棄甲黨而就乙黨。乙黨必大爺之。文學亦然。程朱之於陸王也。歐蘇之於王李也。皆有入主出奴之軒輊。今日文體新舊之爭。甚於水火。雄桀之士。要以能文爲歸。不在文體也。苟合甲體而就乙體。乙體必大爺之。否則依附文體以求新者。仍牛馬耳。土苴耳。何足重輕哉。

悄皮話

訃聞實行改良 (張長)

我的朋友李短。忽然把他生身的父親死了。眼淚鼻涕的來找我。說現在各事改良。請問現在死老子。應該用什麼禮節。因爲我認得字。便同我商量做哀啓。我說用不着了。誰耐煩聽。你誰耐煩看你。他就同我商量訃文怎樣出。我就大胆說道應該說

『先父李君某某於中華民國八年某月某日病歿於上海本寓敬此訃聞李短謹告』

他聽了半天不開口。我想李君是最新的人。就問他有什麼疑惑。他仍然不答。這時同坐王君開口說。李先生的先父死了。與人何干。我說他死了是大事。同坐又有趙君說道。李先生的父親生命雖然不能保存。好在李先生是父親的延續的生命。依然無恙。又何必大驚小怪呢。我便大聲說道。我的訃文樣子是有來頭的。我欲天下死父親的人全照這樣辦法。才不負這位發明新訃文的朋友的熱心。喏。趙君說。你這位朋友聰明。說道他在北京接到凶電的時候。那裏有仔細思想這心情。那裏能如我們對於旁人死父親的心情清楚呢。我說我朋友這句話雖似仍然落了苦塊昏迷的舊圈套兒。但是他說明是在聞電變服的時候。等到出訃文的時候。他心情定然周到。不勞王君趙君再來吹求了。李君於是拍手大笑而去。說道謹遵台命。

新體詩兩首 (君博)

▲一個樹葉兒

一個樹葉兒弔在地上。那滿樹的樹葉兒。各個兒都在那裏。被風吹得兢兢的晃蕩。在地上的。自己覺得平安。叫樹上的不要慌張。說道。『我老了。我們都老了。冬天到了。我們不能叫走路的人來乘涼。何必遮住走路的人的可愛的太陽。你們下來罷。把我們的落地方。讓給那雪。那霜。等他們都沒有了。我們的新芽發生。也同我們的今年春天一樣。後來的好光景。都在他們後來的身上。』

▲夢

我夢見你。爲什麼你說。『並未夢見我』。難道你還有兩個。萬一眞有兩個你。倒底我還是愛他。還是愛你。哦。夢是假的。但我也不管假的眞的。我心中只有一個你。

丹翁說道。我看這兩首新詩。第一首(一個樹葉兒)很像比的今日新舊問題。第二首(夢)彷彿說的是愛國。至於音節。第一首的(弔地)(各個)全用雙聲。(晃蕩)(慌張)全用疊韻。而且皆不是舊詩裏用過的詞頭。押陽韻的那一長句連用三個(的)字。念起來眞好聽。又得勢。第二首細密的地方。複雜的地方。誠如(適之)說過的那句話。舊詩萬寫不到這樣呢。(君博)今天才廿歲左右。我只曉得他舊詩好。那曉得新詩一做就好到這樣。我說。我做不到。他說。我自謙。還是不肯做。我想我的新詩眞做不到這裏。我果然能做到這裏。那裏肯不從肝上肺上掏出來奉敬諸公一笑呢

說白牡丹爲呂純陽訟冤 (小隱)

白牡丹一劇。爲俗伶王洪壽所編。什演於第一台。洪壽自飾梁灝。其上場說白。自稱老夫(若梁灝)。一時傳爲笑談。然能知若梁灝是見讀過三字經。較之繼江東所過之溫韜。似尚高明也。劇中主要人物。厥爲呂純陽與白牡丹。第一台以周信芳飾呂純陽。王靈珠飾白牡丹。此次洪壽入天蟾舞台。適有一白牡丹在。以白牡丹演白牡丹。該台所謂名字巧合。小荷色藝。飾白牡丹。自在王靈珠之上。惜戲爲洪壽所編。荒謬絕倫。笑柄百出。今之牡丹。固能爲古之牡丹生色。無如古之牡丹。實足爲今之牡丹減聲價也。茲於伶人技藝。姑不細論。即此三戲白牡丹一事。謂係呂純陽。實已根本錯誤。考三戲白牡丹。劍斬黃龍道人。後[illegible]梁灝[illegible]。此乃宋人顏洞賓之事。宋明人筆記中多有記入此事者。後人因洞賓二字。遂訛顏爲呂。而純陽遂蒙不白之冤矣。呂祖全書中載純陽降乩。亦嘗道及此事。惜世人不察。仍然以訛傳訛。洪壽俗伶。烏足與語。慧生苟欲排演此戲。何妨改而良之乎。

燃犀錄

流行的書 (記者)

『每週評論』已經不幸短命而死了。他自的第四號裏面。有論『黑幕』一篇。他自問中國何以忽生這一種著作。說是因爲袁洪憲的時代。上下都講復古。大家捲起袖子。來做國粹的小說。於是玉梨魂派的艷情小說。拔髮餘閒派的筆記小說。大大的流行。再一轉變。就現出這一種名叫黑幕的閒書。這篇文章新青年拿來轉載了。又加上一篇再論黑幕。下了一個斷定說。黑幕足以研究國民性與社會心理。至於文學上的價值。却是『不值一文錢』。這種批評出來以後。黑幕的命運漸漸的就完了。那黑幕出產地的時事新報。亦就廢去這一欄。這是什麼緣故呢。一則投黑幕稿的人。多半原是向壁虛造。這時枯腸已經搜索盡了。又不肯去實地調查。祇好擱筆大吉。二則看黑幕的人。初看時還不免拍案驚奇。到後來亦曉得是故神其說。不必眞有這麼一回事。也就漸漸的不以爲奇了。於是乎黑幕的黑幕揭穿。還說什麼國粹。說什麼國民性與社會心理。更配不上說什麼文學上的價值了。但是黑幕去了。又有什麼東西流行呢。說起來眞也可憐。一種是萬寶全書派的什麼婦女百弊大觀。什麼人生萬事秘訣。一種是咬人矢撅的什麼三十續濟公傳。九續彭公案。十續七俠五義。我亦曾問人道。中國何以又生出這種著作。細想起來。那萬寶全書式的東西。是那些大書舖的預約變成的。二十四史人家翻刻過了。全唐詩又刻不起。一面旣想一票頭多賣些錢。一面又怕血本擱住了不能動。於是乎想起一個題目。一陣子瞎收羅。做他許多正面反面的文章。造他許多希奇古怪的字面。就出來了。『天下第一奇書』『秘術一千種』『人生萬事秘訣』『香奩』『家庭萬寶全書』等十餘種。最奇怪的是婦女百弊大觀。登在告白上有『自由女之百弊』『多情婦女之百弊』『美貌婦女之百弊』『不嫁婦女之百弊』等。占百行之多。合算起來。巧巧的湊上一萬弊。至於那金聖歎不承認是好狗的。爲什麼要咬人矢撅呢。記得民國初年有一家改良小說社。出了許多小本小說。叫做什麼新野史。瞎言。新金瓶梅。用了古書的人名來放一陣狗屁。居然也流行一時。當道時候濟公活佛山東馬天天在戲台上跳來跳去。又何怪那半通不通的破靴黨也續那濟公傳彭公案呢。至於我對於這種書的批評。祇好歎一口氣。

精神貫注 九皋

▲蕪湖工商日報主任張一鳴氏

三日一人

新神州要出現了

你們大家都新起來了麼。本報也要把一部份新一新。給讀者看看。使我們大家所立脚的神州。完全變個樣子。諸君請稍等一下子。不久『新神州』就要出現了。每星期日一回。凡讀晶報的人。都送一份。凡直接訂晶報半年以上的。亦送一份。神州日報社

名醫唐拾義
久咳丸
每瓶洋一元 半打洋五元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 石路口 父子大藥房

小說

愛克司光錄 (六十五)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五回 小說家快談驪局 大善士建設乩壇

依兄弟的主見呢。到是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却不防有一天。在一處地方。遇見兩位家鄉朋友。他們到是狠知道兄弟學問的。便問我的宗旨安在。我便對他們說。有甚麼宗旨呢。旣是道大莫容。只好準備西狩獲麟。春秋絕筆了。哇。那兩位朋友。便向我勸道。不可不可。他們又告訴我。在一家書局子裏。當做編輯主任。這時候狠物色著述的人材。只是在各家報紙上。從不曾見過你祝鵬翁的大名。…張三丰到此。不禁哈哈的笑說道。可又來了。你鵬翁還怪我不對。你講如雷灌耳呢。你這雷晌又不曾晌過一次。我這耳朵怎生會灌得進去。…祝鵬文臉上登時漲得通紅。忙拿話搭訕着說道。你老先生且往下聽着。我這雷卽刻要轟轟的晌起來了。他們都向兄弟說。曲高和寡。總怪兄弟文筆太艱深了些。賞雅不能賞俗。不比近來那些享着大名的朋友。一味低貶了聲價去迎合閱者的耳目。所以投稿這一件事。你鵬翁萬萬不必再去碰這釘子。當時我就正色說道。我們做小說大家的人。不投稿還幹甚麼呢。那兩個朋友又笑道。做出小說來。只要騙得到錢。不比較東一投稿西一投稿。像是凍蒼蠅鑽紙窗兒。好些我兄弟當時聽了這話。更說不出心裏快活。忙問道。難道不消投稿。就有錢到手麼。那朋友又道。有有有。…祝鵬文說到這裏。又像想起一件甚麼事來。光景嘴邊不住哼哼唧唧了。…會又跑近書案面前。拿起筆來寫了有百十來字。方才重行將筆擲下。又望張三丰笑道。對不住。對不住。喏。我們做小說子的人。也是前生造了重孽。今生在這裏活活受罪。搵心挖胆。去打算小說稿子。無論你搵得出來搵不出來。那書局裏只顧拚命催催着你。有點體面呢。他還同你客客氣氣。若是靠着這小說子吃飯。就要拒他的臉色。不是責備你誤了營業。就是呵斥你拿了錢在外閒吊膀子。(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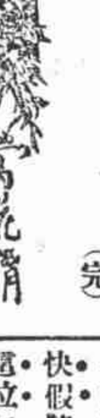
◀蘇州名妓小雙珠▶

童話 鵝雛

第三章

喉。我再想不到。原來訂婚是一件極興頭的事。這訂頭之中。最興頭不過的。尤其要算我們家阿蘭。列位不信你看他。今天格外起個早。起八點半鐘已經在那裏梳頭啦。我看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從來沒有這個早勁兒的。怕他昨夜還沒有睡。能奇怪奇怪。阿蘭便算是訂婚了。興頭了他呢。(就是我那二阿姐阿梅)幹嗎兒他也興頭起來了。看他蓬着頭髮。掩上衣服。從樓上一直跑到樓下。樓下再奔到樓上。忙些什麼。難道你也夠的上和人家訂婚嗎。未必未必。娘兒們不害臊的。眞多我也懶得管他。好在訂婚不訂婚。和我絲毫不相干。但是我若是給他順順遂遂過這麼一天兒。我心中實在氣他不過。想法子要攪他們一下子才好。有了。那個什麼和阿蘭訂婚的人。不是約着今天一點鐘要來的嗎。我要弄的他不敢進門才好。記得學堂裏有來賓參觀的那句話兒。我就反過來用了。『今日不許來賓進內參觀』。拿來寫個條兒。貼在大門上。阿呀。參觀兩個字怎麼寫法的呢。罷了。不用了。就是『今日不許來賓進內』罷。寫好了。寫好了。一些不錯。拿去貼起來罷。哦。時候不早了。那東西快要來了。我去伏在照牆背後偷瞧着。能看那東西來到。一見了那門上的玩意兒。是個什麼一副神氣。哈哈。有趣。有趣。阿蘭呵。你不用忙了。你那個客。我已經代你擋駕了。

噫。那位先生眞漂亮呵。穿的好齊整的西裝。倒和我們學堂裏的體操教員差不多。手裏還有這麼根打狗棒兒呢。這是不是拿來釘那個婚的。我看阿蘭那蹄子。要用這個棒兒釘起來。可才好呢。唳。眞個他不敢進去了。你看他怔怔的對那張字條兒瞧着。很有味似的。我那擋駕的法兒竟成了功了。好不有趣。喂。先生。…你怎麼不識趣的。叫你不要進內的。你居然大着膽敢敲門了。啊呀不好。你聽。還有人來開門哩。壞了。壞了。這開門的一定是阿蘭。要一開門。我的妙計就全功盡棄了。趁早溜開罷。唔。好阿。進來了。坐着了。居然談起天來了。女人家眞不要臉。我曉得我們家生了三個女孩子。一定要鬧到天天有客人來的。眞討厭。那些要和女孩子訂婚的人。也太無味了。你隨便在什麼地方訂了一個婚就算了。何必一定要找阿蘭。何必一定要到我們家來呢。你如果來找我。我一定可以做阿蘭的代表。嗒們訂這麼一下子。婚也未嘗不可。那我也可滿心足意了。唉。那客坐在旁邊。倒有一扇圍屏。待我來掩在圍屏後面聽聽他們說些什麼東西。了不得啦。講的好熱鬧。什麼『愛情』哦。『交換』啦。『熱度』啦。我一些也不懂得。但是說儘管說。何必做出那個樣兒來呢。原來這就算是訂了婚了。這也不是件什麼爲難的事。我也會的。恐怕你們那些婚訂起來。還不及我呢。況且阿蘭有什麼可愛。他常常要擰我的耳朵。氣力很大的。這樣變法還算得是可愛的嫣。難道他會擰人家的耳朵。也是可愛之一端嗎。咳。那位先生。我看你算了罷。(完)



春江花事 (鴕老)

清和一弄的金湘鴻金湘雲。同着迎春二梁文玉。都已燒了開賬路頭。因爲這一節是長節。所以開賬路頭格外遲幾天舉行。鼎鼎大名這幾個紅姑娘。還沒有發動咧。

從前有個著名歌妓叫做沈小雲。現在做了和心坊柳如玉的副手。鬧得他嫁過一個紹興老。到也好幾年了。這回子不知道爲什麼事下堂了。小雲唱青衣很好。與那矮腳虎黃文蘭不相上下。現在黃文蘭跑到不知那裏去。沈小雲到又出來。天蟾舞台却巧有個青衫尙小雲。前天有人請尙小雲去叫沈小雲。兩個小雲一見面。嚇得女小雲唱都不肯唱。在席的人說了半天。沈小雲才唱了一支祭塔。尙小雲說他不壞。沈小雲道年紀大啦。嗓子乾啦。唱不出好味兒。尙小雲笑笑。這兩朵雲的說話神情都好。

有人同我說。和心坊四弄有個七齡紅。臉子長得不見什麼。唱工倘不能說是歹。我不好意思掃這個人的興。含含糊糊的答應。其實七齡紅唱的蘇州京調。憑你怎樣。沒有什麼了不得。

天蟾王郎有一天在倚虹樓席面上。看中清和二一個姑娘。叫做雪姬的。很想轉局。那裏知道這先叫雪姬的那位仁兄。氣量同管仲一樣大。不謂然。臉上顏色頓時變了。天壤王郎一看不對勁。趕快假裝喝醉。才算面子上敷衍過去。咳。這位仁兄。可算癡情種子。難道背了你的面。就不好叫局麼。有人說雪姬同他有關係。不是吃乾醋。又當別論。那麼不必說了。

我之花事談 (雄)

▲北代表王某與笑意之艷史。人盡知之。近又有南代表郭某。費六千金。得與金銀樓春風一度。謂人湘中王卜將豪興遄發。在小花園天籟處報效花頭。不知其數。此外小代表小調人等。沈湎於此者。更絡繹不絕。和議成績。殆莫大於此矣。

▲同春坊沿馬路。有洛娥十三紅等妓院數家。因緊對回教堂。每逢回教徒禮拜之期。十時前不許度曲。所異者。二馬路中西女塾。亦附耶教堂。旣係女生出入之區。又爲神聖教堂所在之地。乃其周圍有民和會樂諸里。最近尤有三馬路諸院。豈耶教徒之尊重厭教。不及回教堂歟。不然。何不禀明巡捕房。而求一廓清之。

▲西妓與客雜坐。東妓坐客對面。京滬各處妓女坐客背後。濟南則妓逢度曲。須起立。屋隔而壁而唱。雖風俗各異。各行其是。似東西之法較通。

▲蘇州小雙珠。上年繼門桐陰花選。當選爲花界大總統。今年吳語花選。亦當選爲大總統。謂之爲兩國元首也可。謂之爲再選總任亦可。現仍隸閶門外同春坊第一家。茲以艷影登於本報。一任讀者法眼評之。